

◎ 王德厚 著

我的故事——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生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在贵阳香港

的如烟往事



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的我，如今已是古稀之年。在我此前的人生中，虽然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经历，但我平凡的人生故事里，仍然反映出过去这七十年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变迁

◎ 王德厚 著

我在贵阳香港

的如烟行

我的故事——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生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贵阳香港的如烟往事 / 王德厚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1-09273-1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407号

我在
贵阳·香港的
如烟往事

作者 / 王德厚

责任编辑 / 夏 昆 史开杰

装帧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印制 /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字 数 / 260千字

版 次 /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1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221-09273-1

定 价 / 48.00元

写在前面

向自己所在公司申请离职退休获准以后，二零零三年的六月六日，我和妻子离开香港飞往纽约。我们要去那里参加大女儿的婚礼，然后又要飞去西岸华盛顿州的柏灵罕，因为在那里的小女儿要生第二胎了，我们要去帮着照顾一下。

此前到美国多次了，不过这次感觉特别轻松，因为思想上没有了过去那种还得回香港上班的牵挂。在飞机上，窗外白茫茫一片，没什么好看的，机舱里的电视，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自己也不记得应该带本书来看看。百无聊赖，只好闭目养神，突然间却想起，在小女儿那里待一段之后，我们还要回香港，到时候在香港该怎么消磨时间打发日子呢？打麻将我不喜欢，也不太会；到公园去和其他老人下棋，我也不喜欢；至于现在时兴的去跳跳交谊舞之类，对我来说，就更加不喜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写点东西吧。

做了几十年的文字工作，写点东西应该说还力所能及，自己也有这个兴致。写什么呢，最容易下笔的，那就是写自己的过去，写回忆录。只不过，回忆录这种类型的文字，政坛领袖的，或者名人明星的，有人看，像我这样的普通小人物的，会乏人问津。想了想之后，觉得先不要考虑自己的回忆录能不能出版，有没有读者。写回忆录，至少可以对自己的过去有个交代，让两个女儿对自己的父亲，她们的孩子对自己的外公，能够有个完整的了解。

有了以上的想法之后，回到香港我就开始动笔。由于要继续帮小女儿，不时仍要去美国，所以不是甚么时候都能写，只能时写时停，直至二零零八年十月，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这部回忆录。

如今这部回忆录终于付梓，除了自己的家人，我不敢奢望会有许多读者，但内心里终究还是希望能多有些，特别希望和我同一代的人，尤其是我的老同学和老同事，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因为其中的有关内容，相信能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触发对那些往事的“感叹亦唏嘘”。

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的我，如今已是古稀之年。在我此前的人生中，虽然没有甚么离奇曲折的经历，但在我平凡的人生故事里，仍然反映出过去这七十年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从这些变迁中，可以看到我（包括我的妻子）出生的旧式大家庭的情况和其解体过程，看到大家庭成员不同的人生际遇，看到我的四口之家移民香港后的艰辛，以及对幸福的不同追求。

回忆录的整个内容，全部是如实陈述，没有做任何虚构或者文字上的夸张，是真实实的我的故事。

王德厚

二零零九年平安夜于纽约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篇 贵阳岁月	1
出 世	3
大家庭	9
我的四个伯父	15
我的父亲	23
不一样的大哥二哥	41
大家庭解体前后	48
小学初中阶段	66
高中岁月	74
大学阶段	84
做教师的日子	106
经历“文化大革命”	114
丽莲的家庭	128
到香港前夕	141

第二篇 香港岁月 151

初临香港	153
一切从零开始	164
到港第二年	177
编辑生涯	195
转职朗文	223
最后一份工作	241
我们的四口之家	246
参与组建贵州同乡会	263
结 语	286
个人简历	287

第一篇

贵阳
岁



出 世

◎ 牛槛旁出生

一九三九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两个年头，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早已沦陷，国民政府也已迁都重庆。此时日军的侵华气焰越来越嚣张，对中国的大后方也连番狂轰滥炸。这年的二月四日，十八架日军飞机飞到贵州省贵阳市上空，对市中心地区进行轰炸，由此引致的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造成一千二百余人死伤。我们家的老宅在当时的三民东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尚幸未受波及。据说在现时的市中心大十字一带，所有建筑，墙倒屋塌，一片瓦砾，处处火光，硝烟弥漫，死尸遍布，倾斜的电线杆上也挂满了人体残肢，场面极为恐怖。

贵阳人被这次轰炸吓怕了，有条件的人家纷纷离开，去到远离市区的乡间暂住，以躲避可能再有的轰炸。此时母亲怀着还差一个月就将出生的我，随着我的祖父和其他家人，去到贵阳远郊的乌当镇暂住。

乌当在贵阳市北，距市区大约十二公里。贵州山区内的小平原俗称坝子，乌当坝子很大，也很平，乌当河又流经其中，水源丰富，所以盛产水稻，是贵阳的主要产稻区。乌当有一名胜叫“来仙阁”，是贵阳的名楼阁之一。阁高三层，为三层三檐六角尖顶结构，楼阁三面环水，阁身木质呈赭色，颇有点滕王阁的“飞阁流丹”之美。此楼阁在清末苗民起义中，曾

因战火焚毁，后来经我祖父邀约贵阳一批绅士共同集资修复。修复后的阁楼前右侧，原立有一石碑，详述我祖父王耀堂集资和修复的过程，并详列出捐输人士的芳名。“来仙阁”后来在“文革”时期，又遭破坏，石碑则不翼而飞。现在的“来仙阁”，实际上是政府按原样第二次重新修复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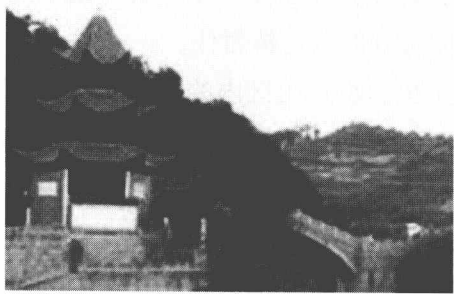
祖父在乌当购有田土，也有一栋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一进，左右分别为两个前后房间，中间是堂屋，堂屋后是一小屋，整个楼上则用来储藏粮食和杂物。房子虽然不大，但作为避难所，一家人也勉强够住，因为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仍留在贵阳上班工作，去到乌当的，只是祖父及他的儿媳和她们的孩子。祖母此前两年已经过世。

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铺有石板的可供晒谷子的院子，房子右侧有一菜园，左侧隔壁，则有一牛槛。母亲就是在紧邻牛槛的房间内生下了我。相信我一来到这个世上，就闻到了那来自隔壁牛槛的牛粪味。那一天是

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八日，农历正月十八。因为在牛槛旁出世，祖父立即给我起了个小名——牛儿。

在生我之前，母亲已生过四胎，四胎都是女儿，其中两个后来夭折，到我这个第五胎，终于生了

个儿子，祖父因此特别高兴，并立即烧香拜



贵阳乌当来仙阁

神。时局稳定后回到贵阳城里，他又再次烧香拜神，而且逢人便说“我家满爷有儿子了”。父亲排行最小，祖父这里所说的满爷，即是他最小的儿子。听母亲说，之前她每次生产，祖父均是第一时间到房门外的门帘前，询问是生男还是生女，一听是生女，祖父二话不说，转身就走。显然，祖父“无后为大”的思想还是蛮重的。

◎ 奶妈养育之恩

母亲是个“高产妇”，大小产一共生了十几胎，但成活率却非常低，最后只有五个存活下来，其他的都未过五岁。我是五个幸存者之一，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其中小的一个弟弟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没有儿子的九伯父。所以母亲最后只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

母亲虽然生得多，自己却没有奶水，每个孩子都是请奶妈哺乳。

提到奶妈，我就想到旧社会，想到贫穷人家，想到农村的贫困妇女。想到这些，我总会感到心酸。想想看，所谓奶妈，就是一位母亲，因为家里的贫穷，不得已为了生活，准确点说是为了生存，扔下自己刚生下的孩子不顾，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哺别人的孩子。这是多么的悲惨，多么的不公，多么的不平等，对自己的孩子是多么的不人道。

奶妈们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是怎样的遭遇呢？听说个别的甚至刚一生下来就被父母狠着心溺死。这种做法似乎一了百了，但在父母的心灵深处，相信那看不见的创口和伤痛将永远伴随，永远痊愈不了。有的会将孩子送给别人，有的则把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家境好一些的，孩子会交由家里人用米浆喂哺。所谓米浆，就是用米磨成粉，然后用水调成浆，再煮成稀粥样喂婴儿。这种自制的人工奶品，当然不可能添加葡萄糖和甚么维生素之类的营养成分，靠这种米浆喂养的婴儿，必然营养不良。小时我见过这种用米浆喂哺的婴儿，总是瘦骨嶙峋，两眼无神，就像现时在电视画面上不时可以看到的非洲灾民的孩子那种样子。这样的孩子如果能被拉扯

大，那算是命大，是上天的眷顾。不幸的则会短命夭折，离开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可以说，在奶妈们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间悲惨故事。

母亲生下我后，立即在乌当雇请了奶妈给我哺乳。不久，奶妈还跟着我的母亲回到了贵阳城里。

我的奶妈很快就得到了母亲的好感，也受到了几个伯母和家里其他人的称誉。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的这位奶妈姓杨，二十来岁，外貌纯朴，性格爽直，心地善良，而且还很会说话，和她交谈的家里人，不会觉得她是一位奶妈。听母亲说，甚至一家之长的祖父，也能和她聊聊天，甚至开几句玩笑。

奶妈的奶水很好，对我的照护也很好，我因此长得又胖又结实。当然，最令母亲满意的，是她对我特别疼爱，视为己出。我长到一岁多，已经会说会走了也未断奶，因为母亲不舍得她走。实际上，我的奶妈更加舍不得离开我，对她来说，我已是她身上的一块肉，已经难舍难分。她对我的爱之深，在我最后需要断奶而她不得不离开我们家时，终于完完全全地表现了出来——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她将我带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

前面说过，我母亲是个“高产妇”，几乎每年都怀孕。一般妇女在哺乳期会自然免育，不会受孕。母亲之所以是个“高产妇”，相信与她没有奶水和不必哺乳有相当的关系。我还不到一岁，母亲又怀上了。当这个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不久就将出生时，有一天，母亲和几个伯母在房间里商量，看看该怎么办。又要生了，意味着又要请奶妈，当时大家庭的住宅虽不小，但要安排两个奶妈住的地方，还是有些困难，因为大家庭中各房还有其他工人，况且同时有两个奶妈，开支上的增加，也是个要考虑的问题，而要辞退我的奶妈，她们又有些舍不得，也于心不忍。母亲她们两难的议论，被悄悄站在房门外的我的奶妈听见了，她想到可能要离开我，伤心得痛哭起来，最后终于激动得忍不住推门进了房间，向着母亲她们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我不为难你们，我可以离开，但我要将牛儿带走，

等我将他带大了，带好了，再还给你们，我不要你们给钱。”

奶妈含着泪水突如其来的一番话，弄得母亲她们一个个傻了，她们非常感动，她们喜欢她，也信得过她。母亲和伯母们几经思量，最后还真应允了她的要求。于是没过多久，我的奶妈便将我从贵阳带去了乌当乡下她的家里。

在奶妈家里的情况，因为我太小，不可能有记忆，母亲也不可能清楚，就无法叙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奶妈对我的真爱中。当时奶妈对我的爱，我相信胜过母爱。我的母亲没有哺乳过婴儿，和自己的孩子没有过贴身的交融，因而也就缺乏只有那种贴身的交融才能孕育出来的一种细腻的爱。母亲对我的爱，是因为我是她的孩子，是一种比较粗线条的爱。

有时我喜欢想象，我想象那时我在奶妈温暖的怀抱中，小嘴衔着她乳房的乳头，吸吮着她的乳汁，小手还在她的胸脯摩挲着，两眼却望着她，望着她透着女性魅力的双眼，望着她嘴角泛出的甜蜜微笑。也许在某一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眼眶里涌出了泪花，但很快又



我的父亲王玉琬



我的母亲贾芸书

笑了，因为此刻在她心目中，我已成了她的孩子，于是她又用手摩挲我的脸，躬身亲亲我，脸上已是一副满足和享受的表情。我相信那时的她，绝对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性。

能得到这样爱我的奶妈的哺乳和养育，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

大概在我两岁多近三岁的时候，经母亲的要求，奶妈才将我带回贵阳交给了母亲。这时的我，长得比过去更加结实，更加健康，而且有了些乡村农家孩子的习惯和脾气。乡间农家人吃饭时，盛饭会盛得满满的；城里人吃饭，一般不会盛满，只盛个七八分，可是我回到城里后，家里人给我盛这种七八分的饭，我就闹着不要，嫌少了，大人说吃完了再添也不行，脾气倔极了，结果唯有依顺我，把饭装到高高的，吃的时候鼻子都会触到饭的那种分量，实际上是一碗等于两碗。年纪那么小，饭量却那么大，也许这就是农家孩子的本色吧。

不难想象，奶妈将我还给母亲，相信她一定很伤心，她知道不能奢望再得到我，心灵深处一定会有一种母亲失去孩子的创痛。将我交还母亲后，她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

我读到中学，懂得甚么叫爱的时候，儿时没有记忆的一切，因为母亲不断的讲述，让我对我的奶妈渐渐孕育出一种极深的感情，对她萌生了一种莫名的爱。我真想见见她，向她表示我对她的感激，我对她的爱。我要是能抱抱她，亲亲她，该多好。可惜母亲说，十多年了，而且一直毫无联系，不可能找到了。而当时在大讲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下，也确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因此未能再见我的奶妈一面，这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大家庭

◎ 仁慈厚道的祖父

我们的祖辈，原籍江西南城县，迁徙到贵州后，我这一代已属第十三代。我的祖父名叫王耀堂，他的父亲，也即我的曾祖父，据说只是个纺丝线的工人，家境并不好。也许正是为了脱贫，平时省吃俭用，好歹还能供自己的儿子读了些书。

据说祖父在清光绪年间，在贵筑县台衙门北科任职，具体工作是在交通要道对过往货物征收厘金税。后来又在县贡院做稿案。稿案是清时官府中负责收发公文的小职员，地位不高。

祖父除了收发公文的日常工作，每逢乡试、会试，则会在试场入口处，查阅考生的有关证件和文件，核对清楚无误后才让考生进入考场，而考生们在祖父查阅他们的文件时，也许是为了顺利过关，免生枝节，往往会向祖父小施恩惠。这在当时是公开的，不算甚么贿赂，而是习以为常，演变为一种礼仪了。馈赠物大多是一些字画之类，不一定值钱，但积多了还是能变成些钱，何况偶尔也会有一件两件值钱的，祖父也因此小有收益。所以别看稿案这个职位低下，多少还有点含金量。祖父的收入能供养七个子女至成家立室，还能买田买屋，这样的家庭，虽谈不上富，也算得小康有余了。

祖父由于出身贫寒，领略过穷人的疾苦和辛酸，自己在官府中做事也

只是个小职员，自然也体验过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所以很有仁爱之心，待人非常厚道，特别是对“下人”，能够做到平等相待。他对为我们家耕种的农民佃户和家里的所有工人，无论男女，通通称呼为“伙计”。祖父口中的“伙计”，是朋友，是帮手，不会低他一等。他对我的奶妈，一样叫“伙计”，两人可以聊天，可以开玩笑。

每年秋收后，佃农们会用马从乡下驮米来交租。马帮到时，如果逢家里人正在吃饭，祖父会马上招呼他们一起同桌吃饭，并叫家人再做饭加菜。

听母亲说，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祖父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向他熟知的有烟瘾的佃农说：“伙计！来抽两口！”抽甚么呢？这里可不是抽香烟，抽香烟可以递支烟，作为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甚至可以扔支烟；这里讲的是抽鸦片，是要去到他老人家的房间内，在他老人家的卧榻上去抽。也就是说，祖父不会嫌佃农的衣服脏，头发或许有污垢，嘴可能有口臭，而是可以让佃农躺上自己的床，头靠自己睡的枕头，口衔自己所用烟枪的玉石烟嘴，很享受地抽上两口。对阶级论者来说，这里所写，大概会认为是虚构的和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我们家，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没有半点掺假。

这就是我们的祖父。

正是由于祖父待人好，人品高，所以他虽然没有做过甚么官，也并非富豪，却有很好的的人缘，在江西同乡中以及在他的社交圈内，威信很高。这从两件事可以看得出来：一是贵阳乌当“来仙阁”的第一次修复，他是作为领头人物，向众多士绅募捐集资完成的，这在修复后所立纪念碑的碑文中有详细陈述。这种要众人出钱的事，如果主持人没有公信力，别人信不过，是不可能完成的。另一件事是，江西会馆各府的总理是用推选的方式产生的，祖父担任南昌府的总理，一直连任若干届，直至年岁过高才不再担任，这说明在南昌府的总理人选上，祖父显然是众望所归。